



EISU
E-Institutes
of
Shanghai
Universities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第六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第六辑

EASTLING 东方语言学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语言学. 第六辑/潘悟云, 陆丙甫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444-2736-4

I. 东... II. ①潘...②陆... III. 汉语—语言学—期刊
IV. 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259号

东方语言学

第六辑

《东方语言学》编委会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4 插页 2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本

ISBN 978-7-5444-2736-4/H·0134 定价: 31.00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上海教育出版社电话: 64377165

目 录

主 编 潘悟云 陆丙甫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 (北京大学)

戴耀晶 (复旦大学)

黄锦章 (上海财经大学)

江 荻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李宇明 (教育部语信司)

刘丹青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马庆株 (南开大学)

潘悟云 (上海师大语言研究所)

钱乃荣 (上海大学)

沈锺伟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

史有为 (日本明海大学)

唐钰明 (中山大学)

吴安其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徐烈炯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杨 宁 (复旦大学)

张洪明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朱庆之 (香港教育学院)

戴浩一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冯胜利 (美国哈佛大学)

黄 行 (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金立鑫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大为 (复旦大学)

陆丙甫 (南昌大学)

麦 耘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齐沪扬 (上海师大对外汉语学院)

邵敬敏 (暨南大学)

石 锋 (南开大学)

孙朝奋 (美国斯坦福大学)

汪维辉 (浙江大学)

吴福祥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杨剑桥 (复旦大学)

游汝杰 (复旦大学)

张 宁 (中国台湾中正大学)

朱晓农 (香港科技大学)

南方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

目 录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B-研究院 吴福祥

南方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吴福祥	1
傣语声调考·····	王敬骝 陈相木	23
论藏文的元音符号“ [^] ”·····	周季文	67
安多藏语的真性复元音·····	王双成	84
关于白保罗 Kadai 语的译名问题·····	辛世彪	92
建立语言历史音变规则的基本方法·····	燕海雄	96
无锡市区话的阳平和阳去·····	王轶之	109
说阻音·····	朱晓农	123
吴语鱼韵的历史层次·····	潘悟云	151
维吾尔语词汇演变中的综合音变与词干结构探讨·····	邢 欣	166
湖北西南官话的特征及其与黄孝方言的关系·····	郭 丽	172
词根的音基比较及《周易》临卦新解·····	郑张尚芳	193
关于终结和非终结的区别·····	陈振宇	198

南方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基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分析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 上海高校比较语言学E-研究院 吴福祥

内容提要 本文从接触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角度论证南方民族语言(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领属结构式的固有语序是NG,部分语言出现的GN模式则是接触引发的“NG > GN”演变和变异的产物。触发这种演变和变异的模式语是汉语,而演变的机制主要是语序重组。

关键词 领属结构式 语序演变 语法复制 语序关联

1. 引言

本文基于接触语言学架构和类型学视野讨论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领属结构式语序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的演变或变异。^①着重探讨的问题是:(i)哪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语序发生了演变或变异,哪些语言还保留固有语序?(ii)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是什么?(iii)如何判定这种语序演变或变异是与汉语接触而导致的?

本文以侗台、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或语族的四十余种语言(见表1)为考察对象,材料取自相关的调查报告、语言志、参考语法及研究文献。这些语言在类型上跟汉语大同小异:(a)小句语序为SVO;(b)使用前置词(preposition)而非后置词(postposition);(c)具有连动式结构;(d)形态上属于分析性语言,缺少屈折变化;(e)有体范畴而无时范畴;(f)有量词(classifier)范畴而无(严格意义的)数范畴;(f)大多具有声调范畴。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给定一个“成分对”(pair of elements)A和B,如果它在同一个语系、语族或语支的不同语言里具有“A-B”、“A-B/B-A”和“B-A”三种语序类型,而后者(“B-A”)正好跟汉语的模式一致,那么我们先假设,这些语言固有的语序模式是“A-B”,“B-A”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语序演变的产物,而“A-B/B-A”则显示处在“A-B > B-A”演变之中的变异阶段。换言之,我们把上述三种语序类型分别视为“未变(A-B)”、“在变(A-B/B-A)”和“已变(B-A)”三个演变阶段(第二节)。然后,我们从类型学的语序关联和发生学关系的分布模式等角度来对上述假设进行证明(第三节)。最后,基于接触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讨论上述语序演变或变异的机制(第四节)。

2. 南方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 本文是作者提交“历史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云南澄江,2008.07)论文“中国南方民族语言中若干接触引发的语序演变和变异”的一部分。

① 本文的“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范围限于壮侗、苗瑶、南亚及南岛等语系和语族的语言,不包括藏缅语。

领属结构式 (Genitive construction) 是指由领属语 (Genitive) 和核心名词 (Noun) 构成的名词性结构式。充当领属语的可以是完全名词 (记作 “G_n”, 如 “小王的书”), 也可以是人称代词 (记作 “G_p”, 如 “我的书”)。在人类语言里, 领属结构式语序有 “名词+领属语 (NG)” 和 “领属语+名词 (GN)” 两种模式。比如法语里当名词充当领属语时位置须在核心名词之后, 而在汉语里所有领属语均居核心名词之前:

- a. 法语: *le bras de Jean* [N-G]
冠词 胳膊 领属标记 Jean
“吉恩的胳膊”
- b. 汉语: 我的房子 [G-N]

在我们所考察的南方民族语里, 领属结构式语序有 NG、GN 和 NG/GN 三种类型。^① 我们假定, 这些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固有的语序模式同于法语 (NG) 而异于汉语, GN 和 NG/GN 则是受汉语影响而发生演变或变异的结果。

2.1. 侗台语

侗台语中, 傣语、水语和普标语的领属结构式语序未发生演变或变异, 换言之, 这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保持固有的 NG 模式。例如:

傣语 (王均等 1984):

- NG_n: hən² te⁶ lun² 伯父的房子 mən² tai² 傣族地方
屋 伯父 地方 傣族
- NG_p: xo¹ to¹ xa³ 我的锄头 tsai² su¹ 你的哥哥
锄头 我 哥 你

普标语 (梁敏、张均如、李云兵 2007):

- NG_n: n⁸ iŋ⁵³ pe²¹³ tɕai³³ 伯父的房子 qin⁵³ pən⁴⁵ ti³³ 本地的姜
房子 伯父 姜 本地
- NG_p: koŋ²¹³ ku³³ 他的东西 pie²¹³ kau⁵¹ 我父亲
东西 他 父亲 我

另一方面, 侗水语支的标话、拉珈语、茶洞语、蔡家话等四种语言受汉语影响, 领属结构式语序已由 NG 演变为 GN, 换言之, 这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通常已不再采用固有的 NG 模式:

标话 (梁敏、张均如 2002):

- G_nN: a¹ tso³ ken⁵ lək¹⁰ 伯父的房子 tsi³ sy³ tsu² liak⁸ 支书的儿子
伯父 间 屋 支书 个 儿子
- G_pN: man² a¹ ku⁴ 他舅父 tsia¹ a¹ na⁶ 我伯母 (102)
他 舅 我 伯母
- man² ke⁶ sy³ 他的书 ləŋ² ke⁶ po⁶ kai⁵ 我们的母鸡 (102)
他 的书 我们 的 母鸡

① 本文对这些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类型的判定 (是 NG、GN 还是 NG/GN), 基本依据相关语言描写者的判断和举例。

拉珈语(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G_nN: fo¹pou³ lak⁸pe⁵ 苏宝的父亲

苏 宝 父 亲

kon³se³ ka⁴ nau⁴ 公社的牛

公 社 的 牛

G_pN: ta² pe⁵ 我们的父亲

我 们 父 亲

tsi¹ ka⁴ lai⁶ 我的事

我 的 事

ɲui² liek⁸ 叔父的房子

叔 父 房 子

tu⁶ ko¹ 他们的姑姑

他 们 姑 姑

ma² fak⁷ pet⁷ 你的笔

你 支 笔

茶洞语(李锦芳 2001,2007):

G_nN: tai⁶ kin² 姐姐的裙

姐 裙

G_pN: tje¹ ku¹ 他的姑姑

他 们 姑

pa⁵ hjan¹ ji⁴ kin¹ θiu¹ nən² pa² 伯父的房子已经修好了

伯 父 房 已 经 修 好 了

tje¹ kok⁸ ni⁴ tu⁶ tsi:k⁸ ɲa⁶ tai¹ tsi² pa² 他的母亲也死了

他 们 个 母 也 被 饿 死 去 了

蔡家话(薄文泽 2007:1465-1476):

G_nN: tsuo⁵⁵tsuo⁵⁵ yun⁵⁵ o⁵⁵ 哥哥的房子

哥 哥 的 房 子

G_pN: nu³³ yun⁵⁵ yun²⁴ 你的鱼

你 的 鱼

je³³ yun⁵⁵ e³³ tu³³ 他的情人

他 的 情 人

最后,有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有NG和GN两种模式,也就是说,这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语序正处在“NG > GN”演变过程中。具体说来,约有下面三种情形:^①

第一,有些语言以固有的NG为主要或优势模式,GN则为偶见或次要模式,即呈现的是“NG/gn”模式。^② 属于这种情形的语言有壮傣语支的壮语、布依语,侗水语支的侗语、莫语、佯僮语,黎语支的黎语以及仡央语支的布央语和拉基语。例如:

壮语(王均等 1984):

NG: au¹ kou¹ 我叔叔

叔 叔 我

yan² yau² 咱们家

家 咱 们

GN: kun⁶se⁵ ti⁶ yan² 公社的房子

公 社 的 房 子

kou¹ ti⁶ sau¹ 我的书

我 的 书

侗语(王均等 1984):

① 跟 NG、GN 和 NG/GN 三种类型的判定一样,我们对下面三种变异情形的判断也主要基于相关语言描写者的断言和举例。因资料所限,本文对某些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变异类型的判断可能未尽准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重要的是,所有相关的语言,其领属结构式语序均发生了变异(处于演变过程中),差别只是变异程度的不同。

② 如果某个语言中成分对 A 和 B 的语序具有交替形式(AB/BA)且其间存在优势和非优势之别,语言类型学家通常将标记优势模式的字母大写,标记非优势模式的字母小写(即“AB/ba”)。如果两种交替模式在使用频率上没有优劣之分,则标记字母均大写(即“AB/BA”)。

NG: jam² pu⁴lau⁴ 伯父的房子 (李云兵 2008:130) le² jau² 我的书
屋 伯父 书 我
GN: jau²ti⁶ le² 我的书 tiu¹ tji⁶ ti¹tsan⁴ 我们的队长
我的书 我们的 队长

黎语 (王均等 1984):

NG: u²au¹ ton²kok⁷ 中国人 fan¹ tsu⁽²⁾luk⁹ 玉米种子
人 中国 种子 玉米
plon³ hou¹ 我的房子
房子 我

GN: ton²kok⁷ u²au¹ 中国人 kon²te¹ kai³ ka:n² tshin³ 公社的工厂
中国 人 公社 的 工厂
o¹hja:u¹ kai³ la:u²tshe² 学校的老师
学校 的 老师

布央语 (李锦芳 1999):

NG: miə¹¹ tse⁵⁴ ma⁰u:n⁵⁴ 小孩的伯母 pit⁵⁴ ke⁵⁴ 他的笔
伯 母 小孩 笔 他
GN: ma⁰u:n⁵⁴ ti³³ miə¹¹ tse⁵⁴ 小孩的伯母 ke⁵⁴ ti³³ pit⁵⁴ 他的笔
小孩 的 伯 母 他的 笔

第二,有些语言 NG 和 GN 两种模式均为常见,不易确定或未有资料显示哪种模式为优势或主要模式,即呈现“NG/GN”模式。属于这种情形的语言有壮傣语支的临高语,侗水语支的毛难语,黎语支的村语以及仡央语支的仡佬语、木佬语。例如:

临高语 (梁敏、张均如 1997):

NG: lək⁸ dai2tsian⁴ 队长的儿子 mit⁸ hau² 我的刀
儿子 队长 刀 我
GN: be²⁷ kə³ hai² 伯父的鞋子 hau² kə³ mit⁸ 我的刀
伯父 的 鞋子 我的 刀

毛难语 (王均等 1984):

NG: jan¹ fie² 我的家
家 我

GN: jan¹ te¹ ti⁰ zo² 他们家的羊 nda:u¹ ti⁰ la:u³sɿ⁵ 咱们的老师
家 他们 的 羊 咱们 的 老师

村语 (欧阳觉亚 1998):

NG: kun¹ bek²de¹ 伯父的房子 niə³ na⁵ 他的东西
房子 伯父 东西 他

GN: bek²de¹ di² kun¹ 伯父的房子 ko⁵ di² ven⁴ 我的衣服
伯父 的 房子 我的 衣服

仡佬语(平坝)(张济民 1993):

NG: qhe¹³ a³³ qu⁴² ŋka⁴² qu¹³ ntə⁴² 他家的客人还没有睡觉 mɔ²¹ su³³ 我母亲
客 家 他 睡觉 未 母 我

GN: mɔ⁵⁵ mɔ²¹ li³³ tshan³³ ɔ³³ mpə⁴² ?伯母身体安好否?
伯母 的 身 好 否

su³³ u⁴² li³³ qa¹³ nqɛ²¹ mpau³³ to¹³ ŋkə⁴² 他的脚被狗咬了
他 的 脚 着 狗 咬 了

第三,有的语言以 GN 为主要或优势模式, NG 为少见或次要模式。换言之,这类语言固有的模式 NG 正处在被外来的 GN 模式所淘汰的过程中。侗水语支的仡佬语大约属于这种类型。例如:

仡佬语(王均等 1984):

NG: pu⁴ lu⁶ŋo² 老吴的父亲 le² hɛi² 我的书
父 亲 老 吴 书 我

GN: lu⁶ŋo² kɔ pu⁴ 老吴的父亲 hɛi² kɔ le² 我的书
老 吴 的 父 亲 我 的 书

2.2. 苗瑶语

跟上举侗台语不同,苗瑶语中所有语言的领属结构式均只采用 GN,换言之,这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业已完成“NG > GN”的语序演变。例如:

苗语(黔东)(王辅世 1985)

G_nN: ɛ³³ tɕen³³ maŋ¹³ 埃金的母亲 ta³⁵ qə⁴⁴ paŋ³¹ tɕɔŋ⁵⁵ zen³³ lo¹¹ 把爷爷的烟袋拿来
埃 金 母 亲 拿 爷 爷 的 烟 袋 来

G_pN: pi³³ tse³⁵ 我们家 men⁵⁵ maŋ¹³ 他母亲
我 们 家 他 母 亲

布努语(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 1982):

G_nN: tu² tuŋ^{1·1'} 哥哥的孩子 kuŋ^{1'} ɕe^{2'} laŋ⁵ 公社的地
哥 哥 孩 子 公 社 地

G_pN: nu² caŋ^{1·1'} joŋ^{22'} 大家的羊 nau³ ɕi⁶ cuŋ³ ti⁵ θv¹ 这是我的书
大 家 羊 这 是 我 的 书

炯奈语(毛宗武、李云兵 2002):

G_nN: kla⁵³ ɔjɔŋ⁴⁴ ɔau⁵³ 狗尾巴 te³³ ɔjɔŋ⁴⁴ au⁵³ 姐姐的衣服
狗 的 尾 巴 姐 姐 的 衣 服

G_pN: naŋ³³ pe⁵³ 你父亲 naŋ³¹ ɔjɔŋ⁴⁴ mɔ²² θi³⁵ le³¹ 他的脸红了
你 父 亲 他 的 脸 红 了

巴哼语(毛宗武、李云兵 1997):

G_nN: tɕi³⁵ vɕi³¹ a⁴⁴ vo³¹ 金煌的妻子 a⁴⁴ ko⁵⁵ a⁴⁴ tɕi³¹ ntɕɕi⁴⁴ ŋ³⁵ 哥哥的身体很瘦
金 煌 妻 哥 哥 身 体 瘦 很

可见, 仡佬语领属结构式以 GN 为主要或优势模式, NG 为少见或次要模式。

畚语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G_pN: pa¹ tui⁴tsəŋ⁵ 我们队长 pa¹ zan⁴ 我们村
我们 队长 我们 村

G_NN: koŋ¹sje⁵nei¹ŋoŋ² 公社的牛 kwei⁵seŋ¹tje⁵ 贵生的父亲
公社 的 牛 贵生 父亲

G_PN: nen² nei¹ sou¹ 他的书 mwei² nei¹ mwei⁶tɕiŋ¹ 你的眼睛
他 的 书 你 的 眼 睛

G_nN: ni²²kjo³¹ kə³¹ kə³¹te²² nou²² nou²² kə³¹ 老鼠的尾巴长长的
老鼠 的 尾巴 长 长 的

G_PN: vɔ²² ti³³tun³³ 我的孩子 nan³³ ta³¹ 他姐姐

大多数南亚语的领属结构式语序未发生演变或变异，换言之，这些语言的领属结构式保持固有的 NG 模式。例如：

NG_n: ʔin moh kaun̩ ʔaun̩ soɪ 这是岩帅的田
这 是 田 岩帅

NG_p: ʔ₀ nɔh 他的嫂子 mau tɕie nɔh hɔik grai 他的钱已经丢失了
 嫂子 他 钱 的 他 已经…了 遗失

NG_n: gi myh den hem 这是弟弟的床 kən tək păt kla swaŋ 孤儿割下猪睾丸
这是床弟弟 孤儿割睾丸猪 (2005 吴云等《侗语》第 1 卷)

NG_p: jǒŋ me 你父亲 bap ʔoʔ 我的书
父亲 你 书 我

NG_n: ²e mian na²aisuan 这是岩双的家
这 是 家 岩双

NG_p: ɲəm ɲa 他的帽子 kv ran mi 你的东西 tʃɔʔ ʒo 我的狗
帽子 他 东西 你 狗 我

布芒语 (刀洁 2007):

- NG_n: ɕia²⁴ kən⁵⁵ səi⁵⁵ səi⁵⁵ 小孩的衣服 san⁵⁵ ail² ŋa⁶⁶ 他哥哥的书
衣服 小 孩 书 哥哥 他
- NG_p: ɔm²⁴ da⁵⁵ 我的水 ɕɔŋ²⁴ mi⁵⁵ 你的裤子
水 我 裤子 你

而在京语和傣语里, 领属结构式受汉语影响而发生变异, 这两种语言以固有的 NG 为主要或优势模式, GN 为偶见或次要模式, 即呈现的是 “NG/gn” 模式:

京语 (欧阳觉亚等 1984):

- NG: than²ti⁷ kuə³ hək⁸to² kuŋ³ tot⁷ lam⁵ 学生的成绩都很好 tsu⁵ nɔ⁵ 他叔叔
成绩 (的) 学生 都 好 很 叔 他
- GN: mai² ten¹ la² ji²? 你的名字是什么?
你 名 是 什 么

傣语 (李旭练 1999):

- NG: muɔ⁴ ʔi³ 他的母亲 puŋ⁴ ɕi⁵ mi² 你的肚子
母 他 肚子 你
- GN: nam¹ ni³ ndi² qa⁰ti¹ zək⁸ lau² tɕi⁵ ɕaŋ³hat¹⁰ 今年的禾苗长的绿油油的
今 年 的 禾 苗 长 好 有 绿 油 油

2.4. 南岛语

海南三亚境内回族人使用的回辉话, 是国内目前仅见的南岛语, 属于南岛语系-波利尼西亚语族 (Malayo-Polynesian) 占语支 (Chamic), 与越南境内的拉德语 (Rade)、罗格莱语 (Roglai) 以及藩朗占语 (Phan Rang Châm) 等占语支语言具有极近的发生学关系。回辉话 (郑贻青 1997) 里, 由完全名词充当的领属语位于核心名词之前, 并在领属语和核心名词之间加上属格标记 sa³³ “的”:

- G_nN: tai³³tsian⁴³ sa³³ na²⁴ 队长的儿子 ʔa¹¹²ba¹¹ sa³³ saŋ³³ 伯父的房子
队长 的 儿子 伯父 的 房子
- ʔuŋ¹¹khiu¹¹ sa³³ khagn²¹ 老师的书
老师 的 书
- hu¹¹tsan³² sa³³ na²⁴mai³³sia¹¹sat²⁴kai³³khian³² 回族的姑娘真漂亮
回族 的 姑娘 真 漂亮

当领属语为人称代词时, NG_p 和 G_pN 均常见:

- NG_p: ko²⁴²bu²⁴nau³³sa²⁴ 她的头发乱 ʔa¹¹sa:u¹¹ha³³sa³³ha³³ 你的嫂嫂找你
头发 她 乱 嫂 你 找 你
- G_pN: nau³³sa³³ko²⁴²bu²⁴sa²⁴ 她的头发乱
她 的 头发 乱
- ha³³sa³³ ʔa¹¹sa:u¹¹sa³³ha³³ 你的嫂嫂找你
你 的 嫂 找 你

可见, 回辉话领属结构式以 GN 为主要或优势模式, NG 为少见或次要模式。换言之,

回辉话固有模式 NG 正处在被外来的 GN 模式所淘汰的过程中。

以上的描写和分析可概括成下面的表 1。

表 1: 南方部分民族语言领属结构式语序的演变和变异

语言		演变和变异阶段				资料	
名称	系属	未变	演变中 (NG/GN)			已变	来源
		(NG)	NG/gn	NG/GN	ng/GN	(GN)	
傣语	壮傣 (侗台)	+					王均等 1984
水语	壮傣 (侗台)	+					王均等 1984
普标语	仡央 (侗台)	+					梁、张、李 2007
壮语	壮傣 (侗台)		+				王均等 1984
布依语	壮傣 (侗台)		+				王均等 1984
侗语	侗水 (侗台)		+				王均等 1984
莫语	侗水 (侗台)		+				杨通银 2000
黎语	黎语支 (侗台)		+				王均等 1984
佯僂语	侗水 (侗台)		+				薄文泽 1997
布央语	仡央 (侗台)		+				李锦芳 1999
拉基语	仡央 (侗台)		+				李云兵 2000
毛难语	侗水 (侗台)			+			王均等 1984
村语	黎语支 (侗台)			+			欧阳觉亚 1998
临高语	壮傣 (侗台)			+			梁敏、张均如 1997
仡佬语	仡央 (侗台)			+			张济民 1993
木佬语	仡央 (侗台)			+			薄文泽 2003
仡佬语	侗水 (侗台)				+		王均等 1984
标话	侗水 (侗台)					+	梁敏、张均如 2002
拉珈语	侗水 (侗台)					+	毛、蒙、郑 1982
茶洞语	侗水 (侗台)					+	李锦芳 2007
蔡家话	侗水 (侗台)					+	薄文泽 2007
苗语	苗语支 (苗瑶)					+	王辅世 1985
布努语	苗语支 (苗瑶)					+	毛、蒙、郑 1982
炯奈语	苗语支 (苗瑶)					+	毛宗武、李云兵 2002
巴哼语	苗语支 (苗瑶)					+	毛宗武、李云兵 1997
侬语	苗语支 (苗瑶)					+	毛宗武、蒙朝吉 1986
巴那语	苗语支 (苗瑶)					+	陈其光 2007
优诺语	苗语支 (苗瑶)					+	毛宗武、李云兵 2007
勉语	瑶语支 (苗瑶)					+	毛、蒙、郑 1982

佤语	孟高棉 (南亚)	+	周植志、颜其香 1984
德昂语	孟高棉 (南亚)	+	陈、王、赖 1986
布朗语	孟高棉 (南亚)	+	李、聂、邱 1986
克木语	孟高棉 (南亚)	+	陈国庆 2002
克蔑语	孟高棉 (南亚)	+	陈国庆 2005
莽语	孟高棉 (南亚)	+	高永奇 2003
布兴语	孟高棉 (南亚)	+	高永奇 2004
布庚语	孟高棉 (南亚)	+	李云兵 2005
布芒语	孟高棉 (南亚)	+	刀洁 2007
京语	孟高棉 (南亚)	+	欧阳觉亚等 1984
侬语	孟高棉 (南亚)	+	李旭练 1999
回辉话	占语支 (南岛)	+	郑贻青 1997

3. 判定接触性语法演变的参数

在上面的讨论中, 我们假设中国南方民族语言里, 领属语与核心名词的固有语序是 NG, 而部分语言只使用的 GN 模式以及大多数语言具有的 NG/GN 交替模式, 则是与汉语接触而发生的语序演变和变异的结果。下面我们从语言类型学、接触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角度来对这个假设进行证明。我们着重回答的问题是:

(i) 既然有些南方民族语言只使用 NG, 而另外一些语言只见 GN, 为什么不可以假设后者是南方民族语言固有的语序, 而前者是后者发生演变的结果?

(ii) 即便有证据显示南方部分民族语言确已发生或正在发生“NG> GN”的演变和变异, 为什么不可以假设这是部分民族语言独立发生的平行性或普遍性演变而非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

(iii) 即使可以证明南方民族语言“NG> GN”确是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或变异, 那么触发这种演变或变异的“模式语”(model language)为什么不可以是某个(或某些)具有 GN 模式的南方民族语言而非汉语?

3.1. 语言类型学的语序关联

世界语言的小句语序主要有 SVO、SOV 和 VSO 三种模式, 此外极少数语言是 OVS、OSV、VOS。语言学家把这六种语序分别概括为 VO (SVO、VSO、VOS) 和 OV (SOV、OVS、OSV) 两种类型。考察表明, 世界语言里动词和宾语的这两类语序关联于某些另外的语序模式(参看 Greenberg 1963; Lehmann 1973, 1978; Vennemann 1974, 1976; Hawkins 1983; Dryer 1991, 1992, 2007, 待刊)。

所谓“语序关联”, 简单地说, 是指不同语序之间存在蕴涵(implicational)关系。Dryer 的定义是: 如果一个“成分对”X 和 Y 呈现这样的情形: X 位于 Y 前这种形式在 VO 型语言里远比在 OV 型语言里常见, 那么<X, Y> 则是一个“关联对”(correlation pair), 其中 X 是动词模件(verb patterner), Y 是宾语模件(object patterner)。(Dryer 1992: 87, 待刊)。

下面的表 2 是 Dryer(1992,2007,待刊)发现的无争议的语序关联对:

表 2: 语序关联对 (Correlation Pairs) (Dryer,待刊)

动词模件 (verb patterner)	宾语模件 (object patterner)	示例 (Example)
动词	宾语	<i>ate + the sandwich</i>
附置词 (adposition)	NP	<i>on + the table</i>
名词	关系小句	<i>movies + that we saw</i>
冠词	N'	<i>the + tall man</i>
系词	表语 (verb predicate)	<i>is + a teacher</i>
“想”义动词 ('want')	VP	<i>wants + to see Mary</i>
时-体助动词	VP	<i>has + eaten dinner</i>
表否定的助动词	VP	
标补词 (complementizer)	小句 (S)	<i>that + John is sick</i>
疑问性小词 (question particle)	小句 (S)	
状语从句	小句 (S)	<i>because + Bob has left</i>
表复数的小词 (plural word)	N'	
名词	属格定语 (genitive)	<i>father + of John</i>
形容词	比较基准	<i>taller + than Bob</i>
动词	附置词短语 (PP)	<i>slept + on the floor</i>
动词	方式副词	<i>ran + slowly</i>

根据Dryer(1992, 2007,待刊), 表2所列“成分对”跟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有单向关联和双向关联之分。单向关联是指动词、宾语成分对和相关“成分对”之间的单向蕴涵关系。比如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跟名词和关系小句语序之间就是一种单向关联:

$VO \supset NRel; RelN \supset OV$

这两个蕴涵式读为: 若一个语言是 VO, 那么它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是 NRel, 反之不然; 若一个语言的关系小句和名词的语序是 RelN, 那么该语言是 OV, 反之不然。

单向关联的前提是: 在两个成分对所具有的四逻辑上可能的模式中, 三种常见, 一种罕见。比如动词、宾语成分对和关系小句、名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中, OV&RelN、OV&NRel 和 VO&NRel 常见, 而 VO&RelN 极其罕见:

(a) OV&RelN (常见)

(b) OV&NRel (常见)

(c) VO&NRel (常见)

(d) VO&RelN (罕见)

据此, 我们可以得出蕴涵性概括: “若是 VO, 则应 NRel”, 或者“若是 RelN, 则应 OV”。但反之则不然, 比如我们不能作出“若是 NRel, 则应 VO”这样的断言, 因为具有 NRel 类型的语言有些是 VO, 有些则是 OV。同样, 我们也不能作出“若是 OV, 则应 RelN”这样的预测, 因为对于 OV 语言来说, RelN 和 NRel 同样都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 双向关联是指动词、宾语成分对和相关成分对之间的双向蕴涵关系。比如

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跟名词和附置词的语序之间就是一种双向关联:

OV $\Leftrightarrow$ Po; VO $\Leftrightarrow$ Pr

这两个蕴涵式读为:若一个语言是 OV,那么它通常使用后置词(Po),反之亦然;若一个语言是 VO,那么它通常使用前置词(Pr),反之亦然。

跟单向关联不同,双向关联的条件是:在两个成分对所具有的四种逻辑上可能的模式中,只有两种常见,另两种罕见。比如动词、宾语成分对和附置词(前置词/后置词)、名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中,OV&Po 和 VO&Pr 常见,OV&Pr 和 VO&Po 罕见:

(a) OV&Po (常见)

(b) VO&Pr (常见)

(c) OV&Pr (罕见)

(d) VO&Po (罕见)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对上述两种成分对的匹配模式作出双向性的断言和预测:“若是 OV,则应 Po”以及“若是 VO,则应 Pr”;反之亦然:“若是 Po,则应 OV”以及“若是 Pr,则应 VO”。所以说,附置词的位置(前置词抑或后置词)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之间是一种双向关联。

根据 Dryer (1992, 2007),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关联的句法语序主要有:

(i) 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双向关联的句法语序

(1) 附置词的位置(前置词抑或后置词)

(2) 领属结构式的语序

(3) 方式副词相对于主要动词的语序

(4) 比较标记相对于基准的语序

(5) 基准相对于形容词的语序

(6) 状语小句连词的位置

(7) 附置词短语相对于主要动词的语序

(8) 助动词相对于主要动词的语序

(9) 系词相对于表语的位置

(10) 疑问小词的位置

(11) 冠词相对于名词的位置

(ii) 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单向关联的句法语序

(12) 关系小句相对于核心名词的位置

(13) 复数词相对于名词的位置

(iii) 介于单向关联和双向关联之间的句法语序

(14) 从属小句相对于主要小句的位置

(15) 标补词相对于补足语小句的语序

而下面这些成分对则跟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没有关联:

表 3: 与动词和宾语的语序没有关联的成分对 (Dryer 1992, 2007, 待刊)

形容词	名词
指代词	名词
数词	名词
否定小词 (particle)	动词
时体小词	动词
程度词 (intensifier)	形容词

需要说明的是, Dryer (1992, 2007, 待刊) 上述语序关联的概括并非演绎而来, 而是基于跨地区和跨语系 625 种语言的定量分析作出的。比如他的“领属结构式语序与动词和宾语语序双向关联”这一结论就是基于表 4 中动词、宾语成分对与核心名词、领属语成分对的匹配数据而得出的。

表 4: 名词和领属语的语序 (Dryer 1992: 91)

	非洲	欧亚	东南亚及大洋洲	澳洲及新几内亚	北美洲	南美洲	总计
OV&GenN	17	21	5	16	30	23	112
OV&NGen	6	3	1	2	0	0	12
VO&GenN	5	4	4	6	6	5	30
VO&NGen	22	5	12	0	21	3	63

表 4 中的阿拉伯数字表示的是“语组”(genus)的数量而不是具体语言的数量。语组是基于发生学关系对毗邻地区不同语言所做的归类, 每个语组包含数量不等的语言。由表 4 可以看出, 在世界语言中 OV&GenN 和 VO&NGen 两种匹配模式普遍可见, OV&NGen 和 VO&GenN 则相对罕见。因为在上述四种匹配模式中, 只有前两者常见, 所以 OV 和 GenN 之间以及 VO 和 NGen 之间是双向关联。即:

$$OV \Leftrightarrow GenN; \quad VO \Leftrightarrow NGen$$

也就是说: 若一个语言是 OV, 那么其领属语和名词的语序通常是 GenN, 反之亦然; 若一个语言是 VO, 其领属语和名词的语序通常是 NGen, 反之亦然。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 Dryer (1992, 2007, 待刊) 语序关联的发现给我们的启示是:

(a) 既然 VO 型语言通常是 NG 模式,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本文所考察的南方民族语言 (VO 型语言), 其固有的语序模式应是 NG 而非 GN。前述的傣语和佤语等正是在这个语法参项上完全保持固有语序 (NG), 而标话以及苗瑶语则视为在相关语序参项上完成了由 NG 到 GN 的语序演变。

(b) 既然类似汉语的 VO&GN 这种匹配模式在世界语言中罕见, 那么部分民族语言业已完成或正在发生的“NG > GN”演变, 就不大可能是这些语言独立发生的平行性或普遍性演变。因为, 如果某种语法结构是跨区域、跨语言罕见的模式, 那么这种语法结构在同一区域若干语言中的存在, 极有可能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的结果, 而不大可能是语言话语或历史演变的普遍原则或平行演变作用的产物。(吴福祥 2008)

(c) 既然 VO&GN 这类跨语言罕见的匹配模式见于汉语, 那么触发中国南方部分民族